



老刘

□周潤

在老刘看来,国家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他把藤椅摆在正对黑白电视机的位置,顺时针扭动开关选定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,然后郑重其事地在藤椅上坐下来,面色凝重地听着播报。这个时候谁都不要来打扰,不然老刘会红着脸憋着气发火。

家里谁都心里明镜似的,老刘惯会生气。别看他平日笑呵呵,嗓门儿也不高,那是“有理不在声高”。但是声音既没有优势,还常常落得有个有理说不清,老刘就开始生闷气。比如明明自己每天按时回家了,家里媳妇孩子还抱怨,说自己整天不着家。老刘心里憋屈得很,自己一个人的工资养一大家子,怎么能天天搁家里歇着。时常想着生气,老刘干脆在电视机背后的墙上贴了一首《不气歌》,“他人气我,我不气,我本无心,他来气……不气不气真不气”,拿它来告诫自己,不可再生气。

然而有一天,气又来了。老刘这边准备出门,那边媳妇带着几个孩子坐在堂屋里看着他。媳妇问,“你又出门啊?”老刘“嗯”了一声,转身放下包,到门背后拿伞。“爸,下着雨呢!去干嘛呢?”二闺女也跟着发问了。“我去送几个通知就回来。”老刘一边说,一边回头冲她们挤出一个笑容来。二闺女语气有点重,“爸,您可都退休了,那些退休老头老太太跟您啥关系啊,上班陪不够,退休了还忘不了啊!这天还下着雨呢!”这要是媳妇当时直白地说一句“老刘,我也想你陪陪我”之类的,估计啥事也没有了,最多把老刘说个面红耳赤。但是闺女这话,直肠子的老刘哪里听得懂,权当闺女说自己有私心去偷着乐了。老刘一下就来气了:“我可不是为自己,我是为了通知退休老同志们开会!”“开会,怎么不让那些腿脚好的去通知啊?您瞧瞧您那老寒腿,贴着膏药呢,还去爬坡上坎的。”二闺女不依不饶

地质问他。老刘是完全听不出来其中有关心,反倒是提高了分贝,端正了态度:“我那是为集体做事!你们懂啥?”“我们不懂!我们不懂为啥开会老往我们家来啊,水电费没见给呢,还自己掏钱给她们买什么收音机,净是费力气,也不见有什么好处!”大闺女也跟着闹起来了。老刘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,咬着牙,拳头攥得紧紧的,忽地往老榆木桌上一杵:“你们真是我的好儿女!”说完头也不回地冲到门外雨里去了。老刘媳妇开始小声埋怨孩子们不懂事,几个孩子倒像打气一样安慰她说:“妈,别怕,有我们呢!”

正说着,听见屋外有人来敲门。老刘媳妇开门一看,是街道办的同志,后面跟着几个人。“下着雨呢,先进来坐,这几位是?”老刘媳妇一边招呼一边问。“哦,这是我们街道和镇政府的几个同志,我来给你介绍。”说罢一行人进屋落座。交流了一会儿,老刘媳妇才知道,原来前些日子,听说五七中学缺教材,老刘主动帮忙抄了两本,为了不影响家里,他特地在学校找了个地方抄。校长挺感激他,又因为他分文不取,于是在有一次去镇政府开会的时候就说不出来了。一说,街道办的同志还很有印象,“可不是我们街道的老老师吗?他人可好,平时总是帮大家无偿服务,可热心的一个人”。这轮到筹措居委会了,正好走访走访,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为大家服务,鼓励大家去报名,退休了也不怕,只要想为大家做点啥,就可以试试。老刘媳妇一声声答应着,等送走了街道办的同志,回到二楼的窗户口边儿上坐着,看着外面的绵绵的细雨,又陷入了沉思。

这是第几回惹老刘生气了,老刘媳妇已经记不得了,只是她想不通,自己从不和他高声吵架,怎么他也总生气。她无非是觉得,想他多在家陪她一会儿,她又有什么错呢。然而每次一想起

往家里来找刘老师帮忙的人对老刘的那种尊敬,她又觉得,可能是自己错了,于是那点愧疚很快就被欣慰掩盖了。亲戚们来串门时,老刘媳妇总是一本正经地压低语气跟她们说,你们别看那个老头子倔,我们镇上的人可喜欢他,都尊敬他得很,说他为人和善,肯帮忙!说完这番话后,亲戚们紧跟着一顿夸,老刘媳妇在其中频频点头,全然忘了埋怨老刘的时候。

雨停的时候,老刘回来了,浑身湿透了,鞋也脏了。老刘媳妇皱了皱眉头,让他赶紧脱下来换了。老刘抬起头冲媳妇一笑,“唉”,好像啥事也没发生。老刘媳妇也不好意思地笑了,拿起桌上的搪瓷杯,转身去厨房说要倒开水。老刘换了衣服下楼来,一边接过媳妇泡的热茶,一边听她讲刚刚街道办来人的事。听到居委会需要人服务时,老刘激动地站起来,我这就去!老刘媳妇一眼瞪过去,马上就要吃饭了!老刘又笑了,好,先吃饭,吃了饭再去。

第二天,等老刘兴冲冲地报名回来,堂屋里外又乱作一团。屋外小孩子跑来窜去没有人管,鸡在鸡窝里不停地叫唤也没有人拣蛋。屋里争吵的声音此起彼伏,“爸,您多大岁数了,又不是当官儿,费那个劲干嘛?”“爸,真不合适!”“爸,您再考虑考虑?”“爸,您的腿还不好呢。”“爸,妈长期一个人你都不管。”……几个子女轮番给老刘做思想工作。老刘持续沉默着,似乎又要开始憋气了。老刘媳妇眼见着不对劲,连忙开口劝道,“你们就别为难他了,也别为我争,你们也都成家了,自己过好,得空多回来看看我。你们爸爸,他是热心肠,坐不住。由着他吧”。老刘感激地看一眼媳妇,第一次主动站起身去,握着她的手,意味深长地看着她。孩子们见状不好继续说什么了,语气也软下来了,不断解释,大家都是在担心他身体吃不消。

就这样,老刘总算遂了一回心愿,认真真真地在居委会干起了服务工作。一天下来特别累,老刘媳妇到晚上给他泡上一包玫瑰米花糖。老刘呢,喝着玫瑰花味的糖水,别提心里多甜了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)

一分钱

□黄应森

秦始皇之所以成为千古一帝,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统一了中国,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。货币的出现是人类进步的重要体现。在秦始皇统一货币前,我们祖先用的是实物货币和不同形制的金属币。

改朝换代对货币的影响较大。尤其是在战乱年代,昨天能买一担米,说不定今天就只能买一盒火柴,这让老百姓苦不堪言。直到1949年后,这种情况才有质的改观。

作为我国最小的货币,一分钱能干什么?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能买两颗水果糖或一勺瓜子,现在连角币都不多见了,分币早就退出了我们的生活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,曾有西方国家的记者在外交场合刁难周总理,问中国有多少人民币,周总理机智地回答说我们有十八元八毛八分,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分币。记得当时有一首儿歌:我在马路边,捡到一分钱,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……在我很小的时候,曾亲眼看见一位卖菜的老奶奶,为捡滚到地上的一分硬币,脚下一滑,差点摔倒在阴沟里。

从记事起,我就对人民币有种特殊的好感。当时,我舅舅在镇中心开了一家杂货店,我去他家玩时,喜欢给他卖货,一有空闲,就用胶水和白纸补抽屉里边破损的人民币。当时,

可没有专门补钱的东西。每补好一张,心里都有一丝成就感。也许冥冥中早就注定我和人民币的不解之缘,我1994年到了当时的城市信用社,在这之前,我是小学的代课教师。到信用社工作后,每天要接触更多的人民币,视野一下开阔了许多。当时,市面上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混合流通,五元和十元的最多,一百元和五十元的要少些。要知道,当时大多数单位的工资都只有两三百元。客户不愿意要大额的,因为已经出现了假币,怕吃亏。当时找零都用角币和分币,哪怕是一分钱,也没人舍得丢。尽管如此,一分钱似乎也不是特别重要。

在信用社工作后,我才知道有年终决算这一说。抄完各种各样的表册后,已是手酸眼花,时间差不多到了晚上十二点,大家都有些困了,有的同事实在忍不住,趴在柜台上打瞌睡。我当时虽然年轻,眼皮也是不住地打架。但只能坚持,因为主任、主办会计和人行领导都还在忙碌,我也不敢吭声。又过了两个小时,我隐隐约约地听说,还有一分钱没找到。我十分纳闷,这么大一个信用社,难道还在乎一分钱?找不到就找不到呗。又有什么关系?但我不敢吭声。又过了好久,还是没找到那一分钱,我忍不住小声嘀咕了一句。主任一

定是听到了,愕然地抬头看着我,看得我心里有些发毛,难道我说错了什么?接着,不少人笑起来,听主办会计解释,我才知道原来是账不平,闹了个大红脸。现在决算,再也不用手工抄账找账了,量子技术、云计算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。原来年终决算前七后八要忙好几天,尤其是12月31日那一天,几乎要忙个通宵,现在几个小时就能搞定。只是感觉决算像过年一样,味道越来越淡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甚至更久一点,分币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。记得当时一般的大米是一角三分八一斤,好点的一角四分五,面粉是一角六分八一斤。要是没有分币,真不知该如何结算。那时,可不像现在,购物可以多元化结算,还可以抹零。

现在,分币早已退出市场,国家也不再发行。除了搞收藏的,就连银行也难觅其踪影。随着电子货币的普及,也许再过一些年,实物货币就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了,就像曾经的分币,已成为了古董。

(作者系重庆金融作家协会会员)

能懂的诗

爱心庄园的故事

□王明凯

在大山的皱褶里
温暖的阳光擦亮了晨曦
擦亮了爱心庄园枝头的鸟鸣
擦亮了爱心湖,一片春心的涟漪

我看见老人们手中的桨
正划开岁月的皱纹
在兴奋的眸子里点亮星星
贴心的呵护,温暖的陪伴
优美的舞姿,悠扬的琴声
以及潇洒飘逸的画卷
和那些笔走龙蛇的墨迹
都是老人们,鹤发童心的晚年

我听见被阳光吻过的音符
在孩子们的心中荡漾
他们练习画画,练习发声
练习把手中的黏土
制作成梦中旋转的陀螺
当远行的种子插上翅膀
就会被风送向远方
有的在军徽下站成松柏
有的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
有的化为党旗下滚滚的麦浪

这就是爱心庄园的故事
八十岁的歌声和八岁的童谣
都有一个同频共振的旋律
感恩之心,感谢有你
大爱无疆,是永不干涸的主题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)